



老子集成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六卷

宗教文化出版社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A Collection of Editions and
Commentaries for the Laozi

第六卷

老子集成

目錄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

..... (一)

道德真經集義 危大有(三一)

太上老子道德經 何道全(一三〇)

道德經附注 黃潤玉(二一〇)

老子億 王道(二二四)

老子集解 薛蕙(二七七)

釋老子 張邦奇(三二七)

老子解 王樵(三三〇)

老子指玄 田藝蘅(三三八)

老子通義 朱得之(三七七)

老子道德經類纂 沈津(四三一)

道德經評注 歸有光(四四四)

老子道德經參補 張登雲(四八三)

老子斷注 趙統(五〇五)

老子道德經玄覽 陸西星(五六七)

老子解 李贄(六一五)

老子翼 焦竑(六三三)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 道德真經

點校說明

《御注道德真經》，二卷，明太祖朱元璋撰。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原名朱重八（朱八八），後取名朱興宗，字國瑞，濠州鐘離（今安徽鳳陽）人。少時窮苦，曾在皇覺寺出家，二十五歲時參加郭子興紅巾軍，郭死後統率郭部，小明王韓林兒命為左副元帥。龍鳳七年（1361）受封吳國公，後自稱吳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在位三十一年（1368—1398）。

此書前有太祖自序，作於洪武七年（1374），可知此書成書時間，是在太祖稱帝不久。他說即位以來，不知前代哲王之道，為此惶惶不安，於是博

覽群書，從中看到《道德經》，其中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遂聯系到當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朝有十人棄市，暮仍有百人為之不改，於是罷除極刑而改用囚役之法。由此認為《老子》書是『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

此書的注解出自太祖本人的理解，能擺脫前人成說，多有新意。如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太祖注：『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於行道者，當行過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如此理解常道和非常道，確實與眾不同。又說：『凡人律身行事，心無他欲，執此而行之，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執而不改，非（疑當作即）常道也。』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蓋謂過人之大道。』

第一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太祖注曰：『如吾為天下君，善政之機日存於心而未發，孰知何名？才施行則有賞罰焉。不但君心有賞罰，賢人君子有志，則皆能利濟萬物，所以無名天地之始，即君子仁心畜

之於衷，發而濟萬物，則有名矣，豈不萬物之母云？』注『無欲觀其妙』，謂：『道既行，而不求他譽，以己誠察於真理，故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非他欲也，乃欲善事之周備耳，慮恐不備，而又欲之，非聲色財利之所欲。』這類解釋反映了太祖作為皇帝統治天下時的心態。

本次整理，以《正統道藏》本為底本。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 真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穹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間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己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令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者豈

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睹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群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崑巒，倏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睹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

況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却乃虛而不實，非着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己象之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爲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

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 真經卷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於行道者，當行過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道猶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無他欲，執此而行之，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執而不改，非常道也。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蓋謂過人之大道。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可行焉，可習焉。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之幽微，靜無名而動有益，即無極而太極是也。且如吾爲天下君，善政之機日存於心而未發，孰知何名？纔施行則有賞罰焉。不但君心有賞罰，賢人君子有志，則皆能利濟萬物，所以無名天地之始，即君子仁心畜之於衷，發而濟萬物，則有名矣，豈不萬物之母云？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無欲觀其妙，謂道既行，而不求他譽，以己誠察於真理，故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又常有欲以觀其微，非他欲也，乃欲善事之周備耳。慮恐不備，而又欲之，非聲色財利之所欲。微言邊際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爲前文奇甚，故特又讚之。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國王及臣庶，有能行道者，篤能行斯大道，勿於道上加道焉，善上更加善焉。凡以巧上此二事者，美則美矣，不過一時而已，又非常道也。故美盡而惡來，善窮而不善至矣。若治天下者，務使百姓安，不知君德之何如，即古野老云：「帝力於我何有哉？」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不過復前之文，故有比假之說。言既有即生無，既難即生易，既有長即生短，既有高而必生下，既有音聲諧和內音，必高低者相挾。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篤其已成之大道，已不再他爲，曰無爲。以不言之教，云不欲使民暴稱揚耳。故下文萬物作而不辭，是生長萬物，不言其能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言聖人利濟萬物，不自矜也，長養萬物，而不專自用也。功成而不居，乃成而不自主也，令有所屬。不去，是謂不棄也。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草廬已注盡矣，吾再益之。老子之意深焉，夫尚賢之國病多，貴難得之物，民患盜矣。夫多病者，比國有淳良之臣，天下措安，君尤尚賢，人詐，

賢可習矣。既能倣之，若他日親近，則淳良之臣非禍則去之。故老子云：「不見可欲，使民不亂。」大概使民不知賢貴，不知貨財之難得，天下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

是以聖人常自清薄，不豐其身，使民富乃實腹也，民富則國之大本固矣。然更不恃民富而國壯，他生事焉。是爲實腹弱志彊骨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民無知無欲，即前文不尚賢不貴難得之物，致民不見而不貪是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既知國之不尚，雖知可慕，亦不敢爲是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諸事先有勤勞，而合理儘爲之矣。既已措安，乃無爲矣。

右第三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



宗。

道之理幽微而深長，用之而無盡，息之則無形。若或驟盡用之，尤為不當，是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且淵兮萬物之宗，言君子若履，則當徐之。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吾己之英明，若快利而且尖，當去其尖。如己之擾亂於心，當去其擾亂之心，澄之以清靜。己之心若晃耀之明，則斂之，且同時畜英明於衷，朗然而存焉。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蓋老子戒人，諸事勿過甚，故存德以施仁。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歎問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內有象帝二字，或難着注，依草廬以言天象。天之主宰而帝，但如此而云。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

以百姓為芻狗。

此教人行事務用常道，不欲使暴惜物而暴棄物也。所謂芻狗，乃古祈禱之時，以草為狗，而用之畢則棄矣。若人君治則治矣，治後如芻狗，可乎？若天地交合以成四時，成則成矣，既成之後，再不調四時，可乎？故天能成天地者以四時，常經萬古，不息無怠，未嘗時刻不運用也，所以能長久。人君措天下，若能體天之常造，則治民非芻狗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聖人之心，無不虛而無不實，無不惜而無不棄。所以惜者，常常惜之。所以棄者，常常棄之。是不棄而棄，不惜而惜，故民樂自然矣。特以鑄冶風匣比之，視之則虛而無物，動則其風源源，斂而視之，似乎無物也，未嘗不有也。大概言風機，無時不有，聖人治道之心，亦無時不專，故以橐籥云。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人之浩氣乃神，神即氣也。人之軀中有心，心中有竅，呼竅為谷，以氣為神，氣若常存，即谷神不死，谷神不死，遂得長生。此以君之身為天下國家萬姓，以君之神氣為國王，王有道不死，萬姓咸安。又以身為天地，其氣不妄為，常存於中，是謂天地根。若有所養，則綿綿不絕，常存理用，則不乏矣。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天地不自生者，人本不知，天地自生不生，但見風雨霜露益於世人，亘古至今不息，未見天有自生者，故設詞以訓後人。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後其身者，儉素絕奢。身失者，勞心身而用治道也。有志於濟人利物。

外其身者，以其不豐美其身，使不自安而身存，乃先苦而後樂也。非以其無私，所以爲此而成其已道也，非私者何？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此老子導人行道，養性修德，行仁利人濟物者如是。蓋水之性無所不潤，無所不益，故善人效之，卑而不昂，用而有益，則道矣。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人能訪有德之人，相爲成全德行，以善人多處則居之，其心善行廣矣。若與善人論信行，則政事無有不治者，故善治。既知治道之明，凡百諸事，皆善能爲造。及其動也，必合乎時宜。前心善淵者，以其積善多而行無竭也，若淵泉之狀。

夫惟不爭，故無尤。
謂能其事矣而已之，不可太過也。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此如人將碗水而行，若滿而行則溢，若中而行則得。且不溢而不費，所以盈而行，則費且得少，故亦以揣而銳之以比言。不可保，云物與志皆不可太甚。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之有富貴者，每每不能保者何？蓋爲因富貴而放肆，高傲矜夸不已，致生他事，有累身名，是自遺其咎，莫之能保也。故人以功成名遂身退以戒之。功謂功大也，遂謂遂其志意已，身退謂當謙，而勿再尚之，非退去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謂以身爲車，以心爲寨，以神言

魂。總而云之，身魂二物也，故託以載營魄之說，爲文之妙。以老子之理言之，則神魂爲魄之主宰。人能以魂不離於魄，則人健矣。若使魂常在身不妄遊，是爲專氣，既不妄遊，亦無暗地私欲，即是滌除玄覽。私欲既無，混然矣，此所以嬰兒，其疵焉能有之？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君子之持身行事，國王治國以陳綱紀，豈無知而無爲？在動以時而舉必善。以心言之，則世間美惡無不知，在乎去其惡而存其善者。君子可以利人，國王可以利濟萬物，即愛民治國者也。則不使神剛而爲雄，以此行之，是爲雌矣。故老子託鼻息爲天門，假氣神主軀之說。人若妄爲勞筋骨而致氣粗暴，是爲雄。調停氣血以均，是爲雌，使身安則神久也。若身不安，則神亡有日矣。如治國者，君爲民之主，君乃時或妄爲，則民禍矣。民疲則國亡，信哉！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與民休息，使積蓄之，是謂生之畜之。君不輕取，是謂不有。天下措安，君不自逞其能，是謂不恃。生齒之繁，君不專長，百職以理之，是謂長而不宰。奇妙道理，稱爲玄德。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三十輻共一轂，是古時造車之法，每一輪以三十輻攢一轂，方成一輪，所以號曰三十輻共一轂，此是一輪也，係是備用副輪，言有車之家，有此是爲便利，當正車頽壞無輪之時，則以此輪爲用，即是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埴埴，膠粘之泥，作器係是瓦器。有器之家，恐正器有所損壞，故先置以爲備。儻正器敝，則以此器代之，此所以有器之用。鑿戶牖之

說，言有房之家，門扇窗扇，當造房之時，已當足備。其有房之家，慮恐久有損壞，故特置餘以備之。所以經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蓋聖人教人，務要諸事必欲表裏如法，事不傾覆，人王臣庶，可不體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專戒好貪欲，絕遊玩，美聲色，貴貨財者。此文非深，即是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是也。腹喻民也，所以實其腹者，五色五音五味田獵貨財，皆欲使民有樂之，君不取而君有之，即捨彼而取此，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之道是也，妙哉！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君能以身爲天下，慮天下恐有大患，若身有苦疾，則天下安矣。不能以此者，天下危亡。故所以寵辱若驚。故小人不想得之職，得之則自驚且喜。然得已既久，富貴盈身，却乃止知榮身其貴，却莫知所保。其身有疾，便能知醫，能防貴之患，若防己之疾則保矣。不能如是，失之又驚。若人君肯以身爲天下，以百姓之身爲身，則帝王之身字內可獨行而無憂。若以身爲身，天下爲天下，雖萬千之甲士從之，猶恐不禦也。是故帝王愛天下，如愛己身，獲昌。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

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言理道之幽微如是也。所謂視之不見，言道；聽之不聞，言理；搏之不得，言氣。曰夷曰希曰微，言平淡無見也。此三者不可詰，言三物無形而有形，有象而無象，是難說也。混而爲一，乃專其氣，精其神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道其理，甚不彰彰，甚不昏昏，若言無則出而井井焉，事行矣，其機無名若斂，寂然莫知所之。或又有象而無象，有形而無形，蓋謂人心與道心，至幽至微，非君子難守，故惚恍也。惚恍，不定而速疾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理道之混然，即視不見聽不聞是也。人能執古大理道，行今之時，即今之有也。人之道理，即天性也。所以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一然此謂道紀。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君子所秉者，得天地至精之氣，乃神慧而不紊焉。使其動，則諸事有理焉。使其靜，則靈神於心，人莫知其所爲如何，故深妙難通。老子設詞假似，傍人強立名色以覘視。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指前君子之人，懷仁堅志，人輕不可得而知彼之機，故設七探之意，使欲知彼之機尤甚難知，蓋欲使後人修道堅如是也。又以猶豫二獸名於其中，又以整然之貌見之，加以怠慢之情合之，添淳淳然混之，亦聲勢以動之，侮以喧嘩窺之，凡如此者有七，終不得其真情。是以賢人君子之誠難動，其小人之心安能如是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言有如此之能人，誰能見彼昏而使醒？君子以動，何人使彼靜之？君子以濁，何人使彼澄之以清？言君子以安，孰能以智動之？君子之意未發，孰能以計使之漸萌？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此蓋教人持身保道，止是不欲太過耳，故所敝不新成。所以敝不新成者，不盈不壞是也。不新成者，既不壞，安有新成就者？故保此道者如是，甚不難哉。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言致虛極無他，乃去妄想私欲以盡耳。守靜篤，使堅守其寡欲之心。篤，至誠也，實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



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君子之學道也，體天地而行四時之常經，是故處心虛極，以守靜篤。其心以觀循環者，故法天地也。所以云萬物並作，然後觀復。命者，以其有始有終，未常紊也。君子之守道行仁，猶四時而序之則道矣。所以復命者，物生而長，長而成，成而斂，斂則復命矣。比明年復如之，所以云常。人能知常，則道明矣。若或不知常，不知序，妄為則凶矣。所以知常者，容。知謂知常道也。容謂悅貌也。天下既悅，乃公。若能執此公道而行之，則君天下也。善能君天下者，道也。既守其道，王無不善終者，故不殆。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上等君子，道布天下，人莫知其功，而有功矣。此太上也。中等之人，

道未行時，欲人矜其己能，是謂譽之。下等之人，以力服人，將不服焉，是謂侮之。此事古今明驗，尚有不信者，故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即此是也。

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言君子之用事也，事成不欲使人揚其己能，故事遂。若揚能者，必巧其事，將不久必累成功矣。但人不言好而又不言否，則事平而且穩，雖不言，久日百姓將必美之，豈不自然？故自然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此仁義、智慧、大偽、孝子、忠臣，吾觀老子云妙哉，云何？蓋此等忠臣、孝子、智慧者，始自成湯，及周父子時，以及秦漢，至今疊出，此等猶

甚不多，故老子所言無他，必欲有大道耳。所以大道何？昔三皇五帝堯舜者，當是時，大道行焉，六親和，民無不孝，君天下者，為民而讓位，臣忠安用賢臣在位？王者樸實，奇巧何施？大道廢自禹不讓之後，成湯放，武王伐，所以有無仁義而顯仁義，有愚昧者顯智慧，有不孝者顯孝子。老子戒人，絕仁棄義，絕聖棄智，絕巧棄利，以此三絕示後人，使朝無爭位，即君臣安矣。若以常人言，去此仁義孝慈聖智巧利，却乃天下安，豈不言未之有也？所以老子自云：三者文不足，言人必不識其意也。故再有所屬，令人務尚儉而淳實，少私寡欲，是為之屬也。

右第十六章。

絕學無憂。

聲世務以充吾腹，所以絕學無憂。妙哉！嘗聞孔子無常師，蓋世人之學，未嘗能備其世事者。志士不過知世事之三五而已。惟世間之諸

善，世之賢愚者，雖多少之不同，皆能有之。常人不能備習，惟太上者獨能取諸人之善爲己之善，故爲非常道非常名。經云太上，非道家之虛言。此云最上之人，言人不可與齊肩是也。又孔子無常師，以其博學也，博之既盡，其世事朗然矣。所以云四十而不惑，乃絕學無憂是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世人愚而不學，故設唯阿之詞以戒之。相去幾何，言此二字即是應聲而已，於此應聲之間，不能分別是非，致人言惡，豈學者之所爲？其善之與惡，爲文不過表前文之深意。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老子所以非常人者，爲此。且世人聞有可畏之事，人皆知有畏者，然猶不甚荒亂。至其極也，乃甚荒，其荒無解也。所以老子聞有此，而事未極先荒極，故能不荒而不畏也。草廬云：央猶盡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泊

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此所以老子高出世人者爲此，及其習道也如是。至於他人奢華者，老子却乃不如是，爲何？蓋謂學道與物樂不同也。所以不同者，道乃無形之理，善用無乏焉，故盈之而弗厭。其遊賞宴樂，乃用物而驕盈也。既盈而有虧，以蕩志而用物過也。是以老子懷素而守常，非如嬰兒之無知未兆，非心不知此之爲樂，蓋持道而不妄爲，以守天經地式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漂乎其若海，額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乘乘兮若無所歸，云如乘舟之貌，非無所歸，言樂自然耳。言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言衆皆樂，獨不遇，其中似乎有失於歡，若無物之狀，非也，乃守道也。所以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沌沌乎，昏濁之狀，以

其忘機也。如昭昭察察，其常人之所爲，昏昏悶悶，乃守道之如是。豈昏昏而悶悶？云漂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此非海非颺，言其守道如是，人莫知其所之。海，曠也。颺，蕩驅也，長風。又云衆人皆有以云我獨頑似鄙，有以云人皆如是。頑似鄙，俗癡薄也。非示此篤衷如是。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養也，哺也。此二字無他，修道之堅也。

右第十七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德之容者，言大德之貌，若行道者能踵斯以爲式，可不非常道也。且道德之爲物，聽視皆不見，忽有之，故下惟恍惟惚，恐學者之難窮而忘之。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其又惚



今恍兮其中有象，慮人指爲真，虛而不實，特云有象，使知道德之理無不實也。亦言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有精者然也。精，英華也。使夫守此而不改，則信同天地，則其中精甚，更有信焉。有信者何？亘古至今，其道未嘗有損，所以言其名不去，是爲不朽。以閱衆甫者，言道常存而萬物勝，所言觀物也。甫者，美麗也。又何以觀衆甫之然哉？云：道不失信，常經以四時，源源不絕，生物之繁，以爲必然，故所以教人守此道，行以誠者，如影隨身，如響疾應是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此教人持身行事勿過。學道修誠，以分真僞，所以曲、枉、窪、敝、少喻勿太過，惟多則惑正，爲學者雖能廣覽，而不分真僞，何如絕學也？真僞不分，則僞有禍焉，僞累善焉，所

以唯阿是也。故云相去幾何。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擇善去惡，而爲之道，諸善一而諸惡廢，故爲天下式，豈不去多惑也？非常道由此而出焉。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四自字之設文，不過明前曲枉窪敝少多六字之機也。但前通則後亦然矣。縱使盡知，不過泛文耳。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此云小人之做行道者如是，且政事方施於心，早望稱頌，故謂希言。希言者，希望人言好也。又自然者，復以非常道戒之，故董仲舒有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以自然。義既正，道既明，他日自然

乎！此自然者，戒也。道者，非非常之人安能如是？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設意以喻。孰爲此者？天地，乃曰：誰云天地之勢不能終朝而風雨驟歟？此所以不知道者，故又云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所以言者，比希言若驟風雨之狀，縱有也不能久，故比云。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人能專其志，務於道，大者未嘗不非常道。有志布德，未嘗不有大德。若用邪心姦詭，未嘗不由姦詭而失身。所以下文有三同焉，復明此理者何？譬如人之在世，願作何等，必得何等來應，即是好此而此驗，喜彼而彼來，必然。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好此而得此，好彼而得彼，既云如此，又有且信且不信者，猶豫，甚有全不信者，即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故下文云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亦再此也。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跂跨者，亦比也。且跂短足之人，一足不能立也，跨乃躍也，又跳也，又如跨騎未達鞍也。如此者，皆不行而不立，由人所好者孰焉。其四自字之說，有何難見也？不過使人毋得張聲勢耳。我儘作爲，惟取自然而已。餘食贅行，亦誇也。爾既自誇，人誰不笑，所以君子不取，爲此也。

右第二十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彊爲之名曰大。

以先天地無極之氣理言之，以比君子仁德之心未施之意，井井於心，寂

兮寥兮，獨立而不改，以其凝而不妄動，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不殆云時時省悟其道，不致有亡，既不亡，安得不利濟萬物？若以此道利濟萬物，豈不爲母哉？雖云彊爲之名，即太極之道也，故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大曰逝，所以逝者，謂道成而給於物也。物得而道，仍歸於我，豈不反也？遠謂流行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謂天地同造化，王者法天地，執此道居兩間，若比天地王，豈眇然一人而已？何居四大之中一大，蓋其道理之鴻濛，王乃持之，故云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四法字，不過明四大也，是謂相繼而持大道焉。所以人法地者，君天下，當體地之四序交泰，以爲常經而施政。地法天者，聽風雨霜露，以生實收斂物焉。天法道者，以無極之氣，自然徐成之也。道法自然者，和

氣冲而物不敝是也，故能自然。

右第二十一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持身之道如是，凡君子舉事，必先以身爲重，然後度所行之事，可全身立名者，方乃施之。所以下重、靜、輕、躁四字，乃云不欲胡爲輕發，亦不許猶豫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終日行者，行道心也，不離輜重者，以此輜重比身也。其道理者，人心也。心乃神魂所棲之處，若神魂而妄慮妄爲，使不守其心而縱其所欲，是爲離輜重也。譬如帥師遠行而入敵境，豈有棄其軍糧而先行焉？先行則失糧，所以君子持身若是。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言守身之道甚堅如是，且吾有微寶，賁持行途間，或曰他處有美玩者，欲與吾同往觀之，此所謂榮觀。君子但知守己之微寶耳，持心以靜，不欲他美者，故燕處超然是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言因有發之矣，昔周穆王乘八駿而遊是也。豈不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紂乃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何止乎躁，其不仁甚也。故所以失君。不但天下失君，其紂亡其身矣。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君子之道，行人不能知，以其無誇己之言。其又不自矜，既不自矜，何有妄言？妄言既無，安有瑕謫？吾心終日守之以理道，小人將欲窺侮之，其來既非理道，安得不為我所制？其為計乎籌乎？吾有天下，而守在四夷，民安物阜，君臣同心，軍民遂其生而同其志，吾雖無關鍵繩約而結者，孰能善可開而善可解？所以善閉善結者，皆譬言道養

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為吾閉，而為吾結矣，解之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心，無善無不善，善者何？蓋謂道常善被於人物者，以其常道而常善也，所以無善者，其非理之人物自不善也。所云無善人物者，聖人未嘗有心棄之，奈何人物自棄焉？所以不棄而常救者，常道也。若能從斯道者，是謂不棄也。襲明者，聖人因此而終古今承其明耳，故曰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教人者，不為人師，乃能使人為善。君子之所在，心善淵，身安乎？蕩蕩然與相處者，其有學乎？故不善人師，而人善也，所以無轍迹是也，汝知資乎？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不教人而習我，是謂不貴其師。不與人之物，而人得我之道，是謂不愛

其資。如此者似乎無知，乃有機，是謂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乃光明也，將甚必有虧，故先守其黑。黑乃明之先兆，是以存其光而不欲盡也。如此者君子可為式，但能用此者常，常有德之士，於心不忒，既不忒，當去其私欲，合精神為一，以存乎其中，如先天地之理氣然，即無極是也。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此務教人不尚強而尚柔，乃云雄雌也，如此者，當以吾腹為天下長江大河，所以長江大河能容百川之波濤。故欲君子以心比之，則常有大德。大德既有，不可矜誇，復若小兒無知之貌。又非真無知之貌，不過使心不妄為耳。故小兒不能妄為曰嬰兒。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既富而恐有所辱，守之以嚴，則不辱矣。如此者可爲天下谷。谷乃大山深遠低處是也。既若大谷，大谷比心胸腹也。又云若能如是，則常。常爲之德，既有如許大德而不誇，當以心爲淳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樸散而爲器，則聖人用之。樸，道未行也，散而爲器，道布也。聖人用之，則爲官長，非官長也，云人主是也。淳於此而畜於中，散而爲道，周行聚則樸而混一，雖云散，未嘗曾散，所以云不割是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此老子自歎之辭，朕於斯經乃知老子大道焉。老子云：吾將取天下

而將行，又且不行，云何？蓋天下國家，神器也。神器者何？上天后土，主之者國家也。所以不敢取，乃曰我見謀人之國，未嘗不敗，然此見主者尚有敗者，所以天命也。老子云：若吾爲之，惟天命歸而不得已，吾方爲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咷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行隨，行乃先，隨乃後，先爲不讓，後爲能弟。又或咷或吹，咷，徐徐出氣也。吹乃急出也。所言急則乏疾，徐則有餘。如強羸二字，強勝羸弱，其強必有衰，其羸必壯。載隳之比，蓋以有載將有不載，有隳必又將興，故所以戒人，甚勿違天命而妄爲，是去甚奢泰之云耳。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朕觀老子之爲聖人也，亘古今而無雙，夫何故？以其陰隲大焉。夫爲

人臣者，不務以道佐人主，乃務尚兵強，喪人主也。當可發兵而猶豫，致君不發，亦亡君也。云其事好還者，乃非理之爲，神天不許也。若有此無故損傷物命，非身即子孫報之，理有不可免者。

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此又喻君臣焉，謂凶年者何？蓋爲凡國家用兵，或轉輸邊境，轉輸則民疲用乏，是有凶年。或境內相爭，言境內相爭，農廢耕植，田野荒蕪，所以荊棘生焉。皆乏用，是爲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

此專復喻君臣若遇卒急與可爲，當疾便爲之。爲之而既勝，勿許聲張，即勿矜是也。強謂勿愈尚兵也。其勿伐、勿驕，皆誇大也。果而不得已，是爲沒奈何而爲之。是謂果而勿強，此云爲我不得已而爲，豈我強哉？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再喻用兵若過，是謂老。早已，是謂既老必不久也。大概不可每每無故尚兵強也。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謂用兵得勝而歸，常常誇之以爲能用兵也。纔言能用，是謂不祥。物或惡之，言兵行處所，非損命則諸物不無被廢。物者何？錢糧兵甲旗仗舍宇津渡舟車及馬，無有不損者，故物或惡之。爲此其上善度之，不處是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言兵凶事也，左乃生氣之方，故君子居左，以其生氣也。右乃屬金，金主殺伐，故用兵居右是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

兵本是凶器，沒奈何而用之，是以君子不得已而用之，縱使大勝，不過處以尋常。所以尋常者，即恬淡也。是謂勝不美。

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若人誇善用兵者，是謂喜殺人也。如此等不可式天下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古所以慎人命者，幽哉！蓋爲不欲使凶事尚吉，重人命也。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道無名，言仁心大德是也。樸淳然於心似乎微，孰敢以爲小？樸，真道理也，不敢臣，即不敢小也。若王主之，萬物將自賓。自賓是人物來臣貢也。侯庶能守，將名同天地，可賢也。子以侯王並稱，侯乃過矣。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言道之功理之妙如是，言甘露降，人莫之令，即不知誰人使令如是均，乃

和氣自然然而然。始制有名。

德之造化如許，名乃云甘露，是其名也。即前無名有名之說，所以有名無名，道理未施則無名，既施著物，以物爲名，是謂有名。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謂其名因物而有之，乃當止之，何故？蓋謂令君子措事既成，勿再加巧，加巧則復敝，不加巧，是謂知止。既能知了足，可以不危，即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在君子之胸中，能堅持不忘，則如長江大河之水一般。世間之雲雨興作，百川泛溢，本海爲源，何以見之？海太陰所集，陰昇騰而雲雨作。如道之行，既行則溢江河，既溢江河，復朝宗於海，乃道之體用也。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